



國朝寶鑑

96  
4511  
11





門 9 伊 6  
統 4511  
卷 28-11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四

仁祖朝一

仁祖開天肇運正紀宣德憲文烈武明肅純孝  
大王

諱 [REDACTED] 字 [REDACTED] 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乙亥

誕降于海州府舍在位二十七年崇禎己  
丑五月八日丙寅昇遐壽五十五葬長陵

河在交

**癸亥**元年春三月 上以 昭聖大妃懿旨即  
位于慶運宮之別堂 上 宣祖大王之孫



門 9 伊 6  
統 4511  
卷 28-11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四

仁祖朝一

仁祖開天肇運正紀宣德憲文烈武明肅純孝  
大王

諱保 和伯 萬曆乙未十一月七日乙亥

誕降于海州府舍在位二十七年崇禎己  
丑五月八日丙寅昇遐壽五十五葬長陵

河在交

**癸亥**元年春三月 上以 昭聖大妃懿旨即  
位于慶運宮之別堂 上 宣祖大王之孫



元宗大王

君定遠

長子

母仁獻王后具氏當

宣祖乙未倭警未已

仁獻王后以連珠郡

夫人住于海州誕

上於府舍是夕亦光照

耀異香滿室姿表異凡右股有黑子無數明

年春見于

宣祖宣祖奇之曰是漢祖之相

勿洩也親命

上諱及小字比長聰明仁孝

弘毅有大度累階封綾陽君益自謙晦至是

光海主淫虐日甚奸凶用事百姓塗炭大殺

永昌大君璣及

上季弟綾昌君佺

大妃

父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等幽閉

母后于慶

運宮去其位號以兵守之禍且不測

上俯

仰時事痛倫彝之數絕宗社之將亡往往為

之泣下會武臣李曙申景禎具宏具仁屋與

文臣金瑩李貴崔鳴吉張維及儒生沈器遠

金自點等密謀舉義旅定大策廢光海主推

戴 上議既定曙為長湍府使請設山城於

德津因聚鍊軍卒約日起兵與伊川府使李

重老會兵于坡州人有上變於光海主者光

海主方與後宮酣飲留其事不下是夜 上

率親兵迎曙軍於延曙驛人以為延曙名驛



前定已久云遂斬彰義門而入光海主聞變  
踰苑而走 上御仁政殿階上召集百官誅  
光海嬖人朴鼎吉朴弘道及尚宮金氏屏輦  
衛乘馬而行詣于慶運宮都民爭覩歡呼曰  
不圖今日復見聖世相與揮涕初 上之入  
都也送李時昉等以舉義之意告于 大妃  
及 上至宮 大妃命設 先王虛位御寢  
殿垂簾置大寶于床宣教趣嗣君入 上入  
庭大哭從臣亦哭 大妃止之曰此宗社大  
慶何哭之有仍教諸臣曰十年幽閉不意復

見今日疇昔之夢 先王語予以此事今賴  
卿等倫彞復明也遂命內侍奉大寶傳于  
上且命灑掃別堂曰此 先王視事之所也  
上遂讓再三乃即位于別堂率百官陳賀于  
大妃冊夫人韓氏為王妃受賀頒教大赦悉  
罷營建讎禮火器等十二都監放禁府刑曹  
枉被囚繫者盡釋戊申以後罪錮之人死者  
復官致祭遠近大悅時楊州牧使朴安禮水  
原府使趙有道起兵勤王聞反正之報皆罷  
去勲臣以為言 上曰為守令聞變動王職



耳可賞不可罪其勿問○誅李爾瞻韓纘男鄭造尹訥白大珩李偉卿李弘燁朴燁鄭遵金純池應鯤等皆光海時亂政助成廢母事者也時燁為平安監司遵為義州府尹純應鯤為諸道調度使遣禁府都事誅之○安置廢主光海君及廢妃于江華府廢世子徑及廢嬪于喬桐府初光海主及徑走匿于民家將士昇至 大妃數其三十六罪命告廟社乃教于 上曰此宗社之罪人家國之讎賊盍置諸法以明春秋之義也 上柔聲婉色

反復譬曉 大妃意解 上遂命出置江華使其廢妃幸姬皆從之豐其廩食繼其衣服數遣中使問遺相屬○設扈衛廳以李貫為大將申景禎為副沈命世等為從事官○追復永昌大君璣臨海君肆綾昌君佺延興府院君金悌男等官爵遣承旨鄭豈迎延興夫人盧氏于濟州飭沿路護行○上將行親政先命卜相以李元翼為領議政乃以申欽為吏曹判書李廷龜為禮曹判書徐潛為刑曹判書吳允謙為大司憲鄭經世為副提學金



長生為掌令張維李植為吏曹佐郎鄭蘊為  
獻納金德誠為司諫鄭弘翼為大司成元翼  
時年七十七與鰲城府院君李恒福力爭光  
海廢母之舉彼謫洪川欽湑皆 宣廟顧命  
七臣中人廷龜亦廢錮有年蘊德誠弘翼皆  
上疏諫廢母事而彼竄者也識者以為天下  
精英之氣盡萃朝廷金塗賀曰親政始自  
世祖朝今 殿下即阼之初舉而行之真盛  
事也○時本宮奴有作弊於外者命斬之以  
徇○以金蓋國為平安道觀察使先是蓋國

聞李曙起兵言于朴承宗請逮捕設鞫幾誤  
事機至是 上命為是職時人益服 上之  
立賢無方及蓋國辭陛 上召語之曰西路  
纔經朴燁暴酷守令亦多貪虐民生如在水  
火卿其寬以撫之仍命罷本道進供之物○  
鄭仁弘伏誅仁弘受業曹植之門以私憾力  
排李彥迪李滉為士論所棄遂與爾瞻交結  
以至入相凡光海亂政仁弘實贊成之至是  
校理李明漢司諫李聖求等言仁弘假托山  
林專事陰詭主張廢母之論釀成凶賊之禍



請拿鞫置法從之○都承旨李德洞奏曰古  
之帝王雖航海之時猶講大學今當臨御之  
初日御經筵講論治道實為急務向使廢君  
頻接臣隣廣詢治道則雖如爾瞻之奸焉得  
以惑之且請保全廢主毋濫殺奸臣之餘黨  
上皆欣然嘉納德洞當反正之夜與輔德尹  
知敬為將士所押至植立不拜左右以 上  
舉義告之始四拜首陳保全舊君之論至是  
又申前言 上甚韙之○領議政李元翼入  
朝 上命二宦扶掖上殿問方今急務得人

為先卿久於外間有遺逸之士否元翼對曰  
臣在道間 上所進用皆賢能之士朝廷之  
用人如此賢才自當輩出豈區區於事為之  
末而為治哉仍請勤聖學以清本原示無私  
以公服人 上皆嘉納又命扶掖下殿夜漏  
已四刻矣○尊 定遠君為定遠大院君連  
珠郡夫人為連珠府夫人移奉 府夫人于  
梨峴宮改稱啓運宮○設裁省廳李元翼請  
減陳田之稅充軍額之闕杜防納之弊又言  
國用浩繁宜先裁省量入為出擇堂郎各一



負勾管議定從之○上御朝講禮曹判書李廷龜大司憲吳允謙等請復成渾官爵仍賜祭于李珥成渾明示好惡上從之○罷女樂焚沉香山軒架雜像於通衢皆光海時費民力造成者也○命張顯光金集朴知誠不拘資格並授六品官使之駕轎上來又命廢朝時直言被罪儒生趙慶起洪茂績金埴趙綱姜鶴年朴知讓等二十三人除職○獻納李敬輿言戚屬干政為曩時痼弊當此建極之初宜戒膺仕之弊而日昨洪憲以戚屬除

守令漸不可長上曰予亦悔之遂寢其命○以張晚為八道都元帥出鎮關西○夏四月上親禱于太廟○上引見三公金吾堂上兩司長官命誅柳希奮希發朴應犀等廢毋時䟽頭及獨䟽人外分輕重論決○分遣御史八人于諸路宣諭德意問民疾苦○命致祭于權鞞趙守倫崔沂黃赫等四人皆冤死於廢朝誣獄者也○是月旱上下教責躬避殿減膳親禱雨于社稷○命依宋朝文彥博故事李元翼五日一朝內外給扶元翼



上疏辭○追奪朴承宗父子官爵籍產如法  
○五月 上親酌獻于先聖試文武士○禮  
曹啓曰宋英宗之於仁宗我 宣祖之於  
明廟皆叔姪行故稱濮王德興為伯叔倫序  
順事理明令我 聖上以孫繼祖而考位則  
闕焉正與漢宣帝略同宣帝於史皇孫稱皇  
考入寢園不置後但皇字未免嫌貳故程子  
謂之失禮亂倫今若稱考不稱皇稱子不稱  
孝別立支子主祀其祀典封號一依德興之  
例則重統報本之道庶乎兩盡也命大臣儒

臣議大臣李元翼鄭昌衍等如禮官言儒臣  
金長生上疏言帝王之禮莫嚴於繼統雖兄  
繼弟叔繼姪皆有父子之道今 殿下直承  
宣廟之統則何可謂考位闕乎漢宣帝繼昭  
帝之後而尊所生為皇考議者謂以小宗合  
大宗之統而不是之程子言其亂倫失禮亦  
以傍親不可加考字非以皇字為非皇者乃  
大字之義也 上曰凡人有祖然後有父有  
父然後有身豈有有祖而無父之理乎朴知  
誠言當追尊大院君配享于宗廟時議大駭



之於是從禮官大臣議○命弘文館以聖學  
十圖及洪範無逸作屏以進置諸左右○申  
禁僧尼入城及市井騎馬○命金長生朴知  
誠等常祿外加賜食物○毀仁慶宮廢朝時  
所建也其納石納基而陞資者悉削其資○  
超拜儒生趙漫六品職先是漫抗疏諫廢母  
事被拷掠幾死竄配絕島故有是命○掌令  
金長生持平朴知誠等以年老乞歸 上慰  
諭不許長生陳勉聖學正士習慎終始之道  
上嘉納尋置國子司業班司藝之下直講之

上以長生知誠及張顯光為之○以鄭曄為  
大司成 上諭之曰願卿久於是任丕變士  
習曄請令館儒讀近思錄學儒讀小學又請  
擇學術精明之人謂之師儒分遣四學任教  
導之責并從之○上御朝講司諫趙誠立極  
言宮禁不嚴威畹縱恣其漸不可長且曰如  
金自點之特授持平竊恐羣下窺 殿下之  
淺深也 上動容稱善曰官以諫為名則必  
須攻人主之過失如誠立者可謂盡其職也  
○命抄內寺奴三分一充東伍軍以備徵發



○以李曙為揔戎使曙請除長湍軍兵之徭役蓋以其始事於舉義也 上曰王者之政不可偏私遂弗許○賜几杖于領議政李元翼元翼以老病求適不已 上以其進退係國家安危而弗許乃有是命○六月副提學鄭經世於經筵請令文臣專意禮學臨講論難使國有大禮參攷裁定 上可之○命改修 宣祖實錄初李恒福李廷龜等撰定 宣祖實錄及李爾瞻用事以李山海為揔裁盡剽初藁改撰實錄顛倒是非故有是命○

以李适為平安兵使兼副元帥留鎮寧邊受張晚節制○秋九月行者英宴修 先朝故事也時耆老所啓言每歲春秋令節行者英宴載在法典近因國家多事廢之久矣今於領議政李元翼賜几杖之時兼行者英宴亦足為千古美談也 上可之宣醞賜樂○分遣暗行御史李命俊張維金時言等于諸道廉訪監兵使守令之不法○遣官致祭于箕子廟及高麗忠臣鄭夢周吉再之墓○設三道大同廳置郎廳四員分掌其事先是光海



朝李元翼欲革貢賦防納之弊請設宣惠廳行大同法每春秋民田一結各收米八斗俵給京司私主人使自貿納而優其價使主人亦得以自資先試圻內小民皆便之唯巨室豪戶失其防納之利百道沮擾竟不得推行諸道至是元翼建請設廳行三道大同之法以朝議有異同止行於江原道○冬十月選文官之有文學者李敏求趙翼任叔英吳翮李明漢鄭百昌金世濂張維李植鄭弘溟等十人賜暇讀書于湖堂○以李貴為判義禁

上命陞知義禁李貴一品階問職次於吏曹判書吳允謙允謙對曰義禁府以品秩陞降判義禁當為二負○閏月兵曹判書金瑬奏曰義州別將李倬命洪瑊厭避邊將圖得請簡愆惠於臣請罪二人以懲之上問送簡者誰也瑬以李春元李時白對上命倬命瑊春元時白並充軍西塞時白李貴之子也貴上疏乞彼不能教子之罪上優批慰諭賜時白山羊皮衾曰遠赴塞上以此為備寒之具○策靖社功臣金瑬等五十三人賜鐵



券會盟○遣承旨釋典獄署輕囚以日寒也  
 ○命致祭于故安陰縣監郭趨趨壬辰倭亂  
 殉節於安陰者也 宣廟朝贈兵曹參議至  
 是鄭經世以為言故有是命○十一月命除  
 教授閔裕中職即 上幼時受學者也○十  
 二月白虹貫日教曰自予忝位以來人事多  
 愧於下天譴宜見於上而昨日之變尤酷靜  
 省咎徵罪實在予痛心覲面罔知攸濟惟我  
 大小臣僚勿以予為無可與言須念 祖宗  
 之積德盡言無諱邦國不寧臣民亦豈安乎

予雖不敏當改過遷善以答天譴

**甲子**二年春正月司諫院啓言臺諫受耳目之  
 寄而近來軍國刑獄之事皆不與聞雖欲糾  
 劾不可得矣請令注書撮要書送于兩司城  
 上所從之○命致祭于故生負李顯門顯門  
 當廢朝時見凶徒之在大學者議上廢母之  
 䟽揚言譏斥被拿拷死至是遣官祭之○備  
 邊司啓言李貴守松京時募兵二百六十餘  
 人稱為御營軍人皆樂趨未幾貴適職已募  
 之兵還散可惜請以貴為御營使新留守趙



存性為副使依貴約束更加募集操鍊以備  
緩急從之○副提學鄭經世應旨上劄條陳  
時弊一大同初設之後各邑出役尚如前日  
宜一遵事目也一講節用之策行薄斂之政  
上自祭享御供下至百官廩祿并宜裁減也  
一悉取中外諸般逋欠並行蕩滌也一停南  
方軍兵之徵赴西塞也並從之○平安兵使  
李适與龜城府使韓明璉舉兵反以李元翼  
為都體察使李時發為副徃征之初适自以  
反正時大將意望不淺及錄靖社勲次於李

守一之下而守一為兵判适為判尹方諸勲  
臣之入侍也惡金塗在上座却立睨視全無  
敬謹之意未幾出為平安兵使益怏怏怨望  
陰懷異圖遂與其子栴及明璉謀逆前教授  
文晦上變告 上遣禁府都事高德祥沈大  
臨宣傳官金芝壽中使金天霖等先命拿栴  
以來适盡殺德祥等與明璉率眾數萬以降  
倭為前導直向京師中外震駭 上遂命元  
翼時發為都副體察使守一為平安兵使兼  
副元帥元翼請自出戰 上不許令時發率



守一往禦之又使完豐君李曙鎮開城府御營使李貴守臨津以防賊路且徵八路兵入援○命起復金尚憲李時白李時昉具宏及東陽尉申翊聖達城尉徐景霄尚憲景霄上疏乞終喪翊聖請以禫服從軍許之○二月上奉大妃幸公州賊兵至豬灘坡州防禦使李重老豐川府使朴榮臣甕津縣監尹廷俊等力戰死之賊從間路趨臨津臨津師潰御營使李貴疾驅還京與諸臣力贊南遷之策於是上奉慈殿及廟社主幸公州迺

與明璉入據京城推戴宗室興安君璉僭號為偽主○都元帥張晚等追及賊兵於京師大破之迺明璉璉等皆伏誅迺亂悉平初迺自負其勇視朝廷若無人惟憚晚及鄭忠信率兵由迂路直向京師忠信時為安州牧使令肅川府使鄭文翼守安州自詣晚軍請從軍討賊晚初以棄城之罪欲誅忠信惜其忠智赦之問計將安出忠信力贊發兵追賊晚從之及發兵人有以日犯孤虛為忌忠信奮然曰安有聞父母之病擇日而行者乎晚遂



以忠信為前部大將使諸將咸屬追迺至坡  
州晚召諸將議戰遲速忠信曰事急矣不可  
翫寇兵法先據北山者勝官軍先據鞍峴壓  
臨都城使賊出戰必當仰攻失其形便破之  
必矣於是晚下令直趨鞍峴忠信策馬先出  
諸將士隨之陣于鞍峴晚又使李曙兵據駱  
山申景瑗兵守南山以為掎角詰朝迺始知  
官軍至開門出兵蟻附仰戰明璉為先鋒迺  
居中乘順風矢丸如雨官軍皆殊死戰戰方  
酣風忽轉勢使賊在下風官軍勇氣百倍建

瓴而下勢如崩山明璉中箭與迺大敗只率  
五六十騎走慶安橋息焉忠信引二十七騎  
追至賊望見疑有後兵一時潰散迺明璉夜  
走利川其麾下李守白奇益獻斬二賊首獻  
于行在上戎服御正門盛陳兵儀百官儒  
生分內外序立都體察使李元翼具露布獻  
馘于陣門外宣傳官以首級陳於階上兵曹  
判書進前跪告逆魁是實璉亡走廣州前縣  
監安士誠等執獻于元帥府南道都元帥沈  
器遠都監大將申景禎自水原追至以為逆



賊人得以誅遂縊殺之 上還都後下器遠  
景禎于獄明日乃釋○上奉 大妃至自公  
州先是 上在公州命減公州大同米一結  
各二斗所經各邑減一斗皆以三年為限諸  
道倣此至是駕發至京師自崇禮門入士民  
傾城夾路聚觀 上直詣太廟奉安神主行  
慰安祭還御慶德宮命高德祥等諸死事者  
並贈職廣州牧使林檜等諸殉節者并旌閭  
上尤傷李重老之死褒以貫日之忠命陞其  
父麟奇職以慰孤魂○饗元帥以下西來將

士南以興等三十人于訓鍊院遣近臣慰諭  
賜樂下白金三千兩命元帥分等賜給其將  
卒○三月錄振武功臣張晚等三十二人賜  
鐵券賞扈從諸臣有差告廟頒教大赦教文  
曰時運艱難大逆猝發於心脅國威燁嚇羣  
兇悉就於殲誅慶懼之衷綸綍斯在往屬昏  
季寔繁凶徒三綱竝隳知晉國之將亂多瘠  
罔詔識周民之靡遺藐茲寡躬承此危緒謠  
悲萋楚誠肯弛於撫摩政愧蒲盧仁未徧於  
施措重因刑網之多漏以致逆節之潛萌逆



賊李适韓明璉等跡本蠢微天賦桀猾方債帥之熾肆久稔蛇豕之腥及會朝之清明粗展牛羊之力黃緣兵柄敢生亂階陰連遺孽指蒼天為可讎脅驅邊民窺內地之無備創殘我州府戕害我使臣寇氛彌於畿甸兵氣逼於宮闕雖知鵠起烏合終就獨柳之誅奈此鯨彝豕突上軫長秋之慮暫勞幸陝之駕遂督屯渭之師先鋒所加大憝相翦清宮振旅未淹一旬亂領妖腰即懸雙闕茲實神祇之默祐抑由中外之協扶無妄之灾轉為迂

祥之日有畏則警儻是啓聖之期宗社之休寡昧何力於戲天所助者必順理無陂而不平大刑用甲兵豈予心之所欲陽春布德澤暨一邦而維新李植撰也○教曰賊陣所隸諸軍俱被迫脅勇而知義者歸正微而恟弱者逃還雖有先後之不同脅從則一也國家方推好生之仁其表表赴賊者外一切勿問凡逃還者限日給免死帖○減諸道朔膳及京畿日供以三年為限○掌令張顯光赴召上引見問適用之策顯光對曰今日之事惟



在鎮靜待民力稍寬然後規模可立也遂命賜衣資糧饌顯光退又上疏言去賊之本在於修德止寇之要在於安民尚恭儉而節浮華敦德化而省刑殺務簡靜而止煩擾凡上下大小各自奮勵一心盡誠絕祛私意恢張公道以義制事以德出政則雖有百逆其敢有射天之計乎 上嘉納○初 宣祖玉冊破碎於亂中至是將改造玉冊禮曹判書李廷龜副提學鄭經世等請曰光海所上尊號宣廟在天之靈必不欲受宜去之 上以問

於李元翼尹昉申欽三大臣皆言不可追改也命如其言○上御晝講知事徐潛奏曰廢人祗雖得罪宗社乃王室至親也聞其幼女為舊宮人所取養云宜令該曹備給衣糧侍讀官李竣曰非忠臣不敢為此言也 上命待其長成給料○夏四月諫院以水旱相仍五穀大無請行祈禱 上曰此末務也何不各陳讜言上責予過下解民怨乎仍命減膳撤樂審理冤獄○五月 上謂判義禁李廷龜曰刑獄固非得已縲紲易致冤枉故歷代



願治之君莫不以刑獄為重刑獄不慎何事可慎○追復故左議政鄭澈官爵先是筵臣屢言澈復官事 上以事在 先朝而難之至是澈子掌樂正宗溟校理弘溟等訟寃議大臣許之○六月 上以時方避殿御資政殿廡下行晝講藥院以盛暑請停經筵 上曰學問之道當惜寸陰豈可以暑停講乎不聽○教曰奢侈靡麗末流弊習惟我 祖宗躬行節儉羣下化之敦朴之風流行於數百載之間昏朝君臣競尚華靡衣服飲食車馬

宮室罔不侈麗廉恥因此墜喪生民因此塗炭豈不痛心予以否德叨承丕緒日夜祗懼思欲革去此習而染汚已久難與維新雖然自古無易民之治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凡我宗室公卿大夫咸體予意其於婚姻賓客之需車馬衣服之制儉約是務丕革弊風古語云奢侈之害甚於水火欽哉其永懲于茲○教曰孟子言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國家之設學校父兄之教子弟豈徒然哉惟我祖宗以來法教靡不詳盡而世道漸衰無行



者多忠信者鮮此誠君與父之羞也設為學校教育人才所以務得致治之利器也若無行之徒齒於其間非國家儲養之本意抑亦不無染污同列之理自今有不遜五教者其令長官永黜館學以勵風俗○命以光海時政記倣燕山例撰成實錄從春秋館之啓也○秋七月教曰天生一世之才以供一世之用古今衰亂不在於世之人才只在求賢之心未至耳賢者無自售之理君子有易退之義苟非公卿大夫薦拔延登其何能熙載而

致治乎古人云勞於求賢逸於任人苟得賢才何患不治予自忝位以來盡誠求賢賢者不至無非德薄之致予甚愧忸太平之世尚且求賢如恐不及况衰亂之極非賢者何以為國其令政府及八道監司體予至懷搜訪以聞○李貴於經筵請令海州刊進文成公李珥文集及所撰聖學輯要從之貴嘗師事李珥者也○命臺諫詣闕陳啓與開筵相值則直入筵席陳啓○命復長溪府院君黃廷或官爵先是廷或當壬辰之亂護王子入北



國朝實錄卷之二十四  
道為叛民縛送倭陣抗志不屈既歸彼誣竄  
吉州尋宥還以卒至是其孫上疏訟寃議大  
臣伸理○命武臣通政以上中擇其有才局  
遠識者擬亞卿承旨之望通訓以下交差寺  
正郎僚之任○逮慶尚道觀察使閔聖徽既  
而釋之先是統制使具仁屋右兵使申景裕  
領兵赴適亂以光海倖臣權縉方竄梁山恐  
與適西南和應密報聖徽殺之聖徽遂遣清  
道郡守鄭慶業斬縉至是以矯殺宰臣之罪  
下聖徽獄尋教曰心實為國也釋之削其職

○八月 上御經筵侍講官李植奏曰古之  
道統必人君相繼而傳自周公沒後斯道之  
傳常在於下此所以民鮮蒙其澤也今聖質  
無剛柔之偏而有中和之氣願留意於恭己  
南面正以守之方則道統之傳夫何難乎  
上然其言○親祭于南別殿奉審 太祖世  
祖影幘○九月 慈殿本宮奴犯科大司憲  
鄭曄等啓請置法踰月不從曄等引避而退  
即收宮奴囚之 上曰是慢君命也命遠曄  
等職副提學洪瑞鳳應教俞伯會上劄爭之



右議政申欽亦上劄曰 殿下盛德不為賤  
隸地者人誰不知而憲府諸臣之未及蒙允  
遽先囚治亦可謂過中然牽裾者近於不恭  
焚詔者涉於悖妄而前史以為美談良以人  
主不包容則無以來直言而作士氣也 上  
批曰事係 慈殿故不得不違然古語云木  
從繩則正聞過而改亦何難乎遂從之○尊  
王大妃為大王大妃時大臣禮官等言自古  
以子承統則母后稱王大妃以孫承統而大  
妃在祖母行則稱大王大妃漢上官皇后之

於宣帝時宋宣仁皇后之於哲宗時皆稱太  
皇太后我朝 貞熹王后至 成宗朝亦稱  
大王大妃 上命如其言○大司諫金尚憲  
等上劄曰 殿下反正之初祇祇慄慄無一  
念不出於寅畏無一事不在於嚴恭夫何歲  
已一周聖學有復退之漸公道有復廢之漸  
言路有復塞之漸偉門有復啓之漸貪猾有  
復肆之漸雜人有交通之漸宮禁有不嚴之  
漸女謁有將行之漸八漸不杜國亡無日嗚  
呼天命難謀在於人事惟 殿下念之哉



上優批嘉納○命水原山城田民復戶如舊  
 從防禦使李時白之言也○上幸慕華館閱  
 武命鞍峴先鋒軍同叅摛饋賜白金有差○  
 命加都承旨鄭經世資經世前為副提學進  
 講論語多有啓沃之言至是教曰詩云無言  
 不酬有是命○冬十月上 大王大妃尊號  
 曰明烈進冊陳賀頒教大赦尋進豐呈宴于  
 大王大妃 上以 啓運宮座次問于大臣  
 禮官及弘文館皆莫能對遂命 啓運宮節  
 目勿為書入○上親酌獻于先聖試士○時

有雷異大司諫崔現獻納鄭弘溟等上劄言  
 紀綱日紊民心日搖老成狃於嬖妬而莫肯  
 擔當名流昧於遠圖而惟事浮議設或外有  
 卒發之寇內有不虞之患其孰能為國家出  
 一計乎請求忠實無華之人委以股肱之任  
 計慮長遠之人委以藩閫之責 上批曰爾  
 等之言正中時病天災如此俗習如此隨事  
 極言毋或少隱○上御晝講知事鄭暉奏曰  
 文王治岐必先窮民今民之無告者多矣請  
 令中外訪問以啓昔在 宣祖朝李蘧之老



母年滿八十 宣廟特拜遠京畿監司使之  
將母亦可見 先朝及老之盛意也 上命  
該曹諸道給老人衣食○左贊成李貴上劄  
言先是都監軍金塗掌之扈衛軍臣貴掌之  
其後罷扈衛軍以臣為御營使兼管開城兵  
又募外方統為御營軍二千以滿扈衛軍之  
數今臣病重不能勾管乞令金塗兼察且其  
軍官中極擇可堪領兵者十人各領五十人  
分三番替直操鍊則與天朝尚書于謙十二  
團營之制合也從之尋因備邊司啓楊州等

十邑三手糧米捧置楊州以為御營糧餉○  
以金長生為工曹叅判○命平壤城內以瓦  
窰易草屋防其火災備邊司因金蓋國言而  
啓之也○命錄用文純公李滉奉祀孫○遣  
校理李基祚試文武才子開城府○十一月  
智陵莎臺火 上變服避殿減膳百官淺淡  
服三日復初送香祝行慰安祭遣承旨奉審  
**乙丑**三年春正月揔戎使李曙精抄畿內軍兵  
團束為七營十二部以守令皆文蔭不解兵  
陣請遣其軍官操鍊許之○蠲黃海道五邑



今年田租以水災也○二月昌陵火 上素服避殿減膳撤樂百官素服停朝市三日○統制使具仁屋獻軍器政院以為有末流之弊請却之 上曰此非干澤也命捧置內庫以備不虞○三月 上特除鄭蘊為大司諫曰鄭蘊直士如此之人何處得來筮臣言蘊雖抗直嘗比 殿下於曩時矣 上曰古有陛下甚於桀紂之語庸何傷乎○命除金天錫職天錫延興府院君悌男孫也初光海誅戮悌男闔門天錫在襁褓為貞慎翁主所匿

稍長為僧避禍至是乃歸○夏四月 上聞蕪大司成鄭暉卒與世子御素膳哀綸悼惜贈暉右議政令該曹禮葬○上宴功臣于隆政殿賜手札勉以共濟艱難○六月 皇帝遣太監王敏政胡良輔宣詔勅賜誥命冕服○軍器寺正李竣上疏獻恣後箴陳體天守法用賢愛民納諫去邪謹刑慎賞八條 上優批嘉納賜虎皮以獎之○秋九月教曰天人一理顯微無間休咎之應豈無所感予以昏庸之質猥托臣民之上明不能燭邪武不



能去惡德不能綏民智不能慮遠動作失宜  
處事乖當此皆致天怒而召民怨者也罪實  
在予可不懼哉噫欲修弭災之道宜求讜直  
之言凡寡人闕失左右忠邪政令臧否民生  
利病揀弊之術弭患之道極陳無諱言而可  
採予則有賞雖或不中亦不加罪咨爾中外  
民工草野韋布各以實封條上靡有所憚時  
有星變大司憲金尚憲劄請求言弭災故有  
是教○承旨李植上疏略曰政令之施可謂  
正大明白而苟且之譏不切之歎已不勝其

指點任事之臣可謂選用賢能而闡肯之徒  
綺紈之輩已不勝其雜亂况戚畹豪貴爭占  
宮庄復資奸民擾害州里者又駸駸如舊而  
聖明不問也大臣不察也有識之士布列臺  
閣不為之深非而痛絕由是紀綱不復振風  
俗不復正謳歌者變而吁嗟懼服者肆然謗  
詆也 上優批嘉納褒以忠讜○承旨徐景  
雨言照律之際大明律大典前後續錄外多  
用受教而受教之書未嘗刊行律官輦謄書  
參考誠苟簡也請令刑曹校正分類鈔梓頒



行 上從之事下刑曹刑曹請擇曉法律識  
時務之臣與大臣從容議勸以為成書命如  
其言○教曰大臣之職在於登庸俊良為國  
之道在於辨別淑慝予以昏庸凡進退取舍  
之際未免失宜國事日非蒼生困悴其令大  
臣勿拘多少各薦才德之士用濟時艱○禮  
曹啓曰宗廟灌地之節宜有變更或言大明  
集禮以沙器造方盂像地形而盛土以為灌  
鬯之器名曰沙地此實時王之制也然我國  
宗廟灌地之制二百年来 列聖遵用博通

典禮之儒臣亦未嘗請改今難輕易改制請  
議于大臣從之○冬十月領議政李元翼上  
疏曰君心為萬化之大本凡可以輔導者儒  
臣論之防邊為固國之急務凡可以修舉者  
將臣講之抑臣之所深憂在於朝廷朝廷不  
睦則治道無自而出戰國謀臣有曰羣臣和  
其國不可伐蓋和則一一則強敵國不敢謀  
今日朝廷人各異見士各異論情漸疑阻跡  
漸乖隔袖手傍觀任他壞敗國家之治亂不  
過公私之分公則一私則萬殊周臣三千之



一心公而已願 聖明躬先導率澄澈本原  
克祛已私以臨羣下以歸大公之域焉 上  
批曰書曰無有淫朋比德惟皇作極今廷臣  
甘心朋比無意國事者實寡昧不能作極之  
咎予甚慚覩彼以偏黨為忠謨以伐異為正  
論是誠何心哉若此不已則國家存亡不在  
於外寇也○教曰賢才之出豈有南北之殊  
降衷之天豈有擇地之理哉我國用人之道  
不廣西北人才絕不收用間有從仕者皆非  
緊要之任此豈立賢無方之意哉况北方豐

沛舊鄉西土中興根基亦豈無可用之才乎  
京洛子弟雖無才行朝除暮遷出宰百里遐  
荒俊傑縱有知識抱才虛老未免擊柝予竊  
痛歎其令該曹勿拘南北均用人才以示國  
家大公之道○上御朝講領事申欽奏曰前  
命臣等薦才德之人而臣謂反正之後 先  
朝舊臣及一時知名之士咸聚于朝惟當器  
使俾盡其能 上曰第言之欽曰文宰之知  
兵者張晚徐潛李弘胄也武將之善兵者李  
曙申景禎具宏也幹局則沈悅金蓋國經術



則鄭經世吳允謙文章則張維李植趙希逸  
 剛直則金尚容尚憲而尚憲兼有文章崔鳴  
 吉為國盡心宜隨其器而用之其餘年少之  
 人但觀於上意逆遜處可知其枉直也  
 上曰然用人之道不可求備於一人也○延  
 平府院君李貴劄陳故忠臣趙憲節義仍請  
 刊行安邦俊所纂抗義新編以追先朝頒  
 文天祥方孝孺鄭夢周文集之美意上嘉  
 納○十一月上命招大臣二品以上于賓  
 廳議庶孽許通事令廟堂酌定備邊司啓曰

太宗朝因給事中徐選之論有庶孽勿叙顯  
 官之法未嘗全然禁錮及成宗朝頒降大  
 典時又有庶孽子孫勿許文武生進之法而  
 曾孫亦無禁焉其後大典註解時添子子孫  
 孫之語自此為永世禁錮之人方當新化之  
 日不可無疏通之舉大典限品叙用條良賤  
 妾所生等級甚明蓋良女未曾經人而為妾  
 者實與娼妾有間今宜就此斟酌良出至孫  
 賤出至曾孫並許通庶幾得中今後隨才授  
 職俾無虛老之歎宜也從之○命諸道通糴



雖值年豐亦限年收捧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四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五

仁祖朝二

**丙寅**四年春正月 連珠府夫人具氏薨初

府夫人疾劇 上衣不解帶日三沐浴禱天  
復議大臣將禱于山川大臣以無例對乃止  
刺指出血以進聞者莫不感泣及 夫人薨  
禮曹進服制節目 上教曰三年之喪自天  
子達于庶人予於入承之後猶稱父母豈不  
行三年喪乎禮曹啓曰禮為人後者為所生  
父母服齊衰不杖期况 主上直承大統上



國朝通志卷之三十五  
繼 宣祖今於私親之喪宜有壓降當服齊  
衰不杖期大臣三司交章請從禮官言於是  
上乃服杖朞命綾原君備主喪○三月啓運  
宮卒哭後禮曹議 上服色曰五禮儀內喪  
在先條卒哭後白衣翼善冠烏角帶自祥至  
禫深深玉色衣今朞服之制實倣此禮則卒  
哭後當用白衣烏冠帶也從之○命大提學  
金瑩選文學士李敬輿李景義李景奭李昭  
漢尹埤等賜暇讀書于湖堂○兩司請罷諸  
官家各衙門魚鹽折受之稅事下戶曹戶曹

覆奏言各司折受通為二千九十餘結而揆  
以法典雖賜與折受給民耕作收其一半而  
不得免稅請依臺論施行從之○夏四月成  
均館啓曰 太祖開國之初首建本館以重  
文教越九年庚辰本館火 太宗三年丁亥  
即舊基新之命卞季良紀其事銘于石豎之  
廟庭壬辰之亂館與碑皆燼其後廟貌復新  
而興廢無徵請以下季良舊文刻于石俾識  
其始末從之復命左贊成李廷龜追記碑陰  
○六月擢開城經歷趙廷虎為校理以其律



身清苦治有政聲也○閏月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言國之所先無過風化然風化不能自立必人君躬行於上士夫以名檢相飭於下交務其實然後風化可振也其次所用之人必得實才然後可以做事願以是責之銓曹焉 上曰用人雖銓曹之責以人事君豈非大臣卿等亦各薦人才○禮曹啓曰文廟祀典與大明會典所載大不相類顏何荀况公伯寮秦冉劉向戴聖賈逵王肅馬融杜預何休王弼則中朝入廟蘧伯玉林放鄭

玄鄭衆盧植服虔范甯吳澄則中朝出廟祀於鄉而我國並仍享后蒼楊時王通歐陽脩胡瑗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則中朝增祀而我國闕焉申振申黨則本只一人家語史記互載其名而中朝革黨存振我國並存二人顏何秦冉則史記無出處家語又不載七十子之數程篁墩以為名字流傳之誤正如申黨申振之一人而我國亦未及釐正且大成至聖文宣王之號本國諸儒亦多論其未安中朝稱為至聖先師其號甚大其尊無



國朝樂章卷之三十三  
比凡此並依中朝定制為宜也然中朝升黜亦不無可議陸九淵王守仁陳獻章門路既差流為異端不可躋享於聖廟且七十子舊稱先賢周程張朱並稱先儒夫周程張朱功不在孟子之下而只以年代之晚邈在兩廡之末誠為欠典今稱先賢升享殿上宜也從之尋因右議政申欽劄陳寢其命○先是筵臣吳允謙金尚容白 上曰宗廟樂章紊亂失次李植亦以為言 上命禮曹議啓禮曹判書李廷龜等啓言宗廟 四祖樂章移用

於三四室 太祖樂章移用於五六室至若世祖以下列聖必皆有廟樂而經亂無徵其為失次誠如允謙等之言請考實錄於江華如終無徵令大提學撰出以補也 上聞而驚歎曰此不可不及時釐正其即考出俾及春享也亡何 上復教曰實錄考來後樂章何至今不製進乎禮曹啓曰春秋館堂上往江華考見實錄則但有 翼祖度祖桓祖太祖恭靖太宗世宗七室樂章而似是祔廟樂章與樂學軌範所載樂章全不相同樂學軌



國朝樂志卷之三十五  
四  
範成於 成宗末年而只載 世宗以上之  
廟樂未有 文宗以下之廟樂豈廟樂當從  
最尊故只贊 太祖太宗功德通用於各室  
耶其赫整一章乃 世宗廟樂則雖非最尊  
亦有廟樂耶赫整之後繼之以大猷繹成永  
觀等章而率皆通用之辭則又似是通用各  
室之樂然 宣廟有光國中興之烈而不別  
有廟樂豈未及舉行耶至於 四祖移奉永  
寧殿之後疊用樂章於宗廟因循不改延至  
於八九室者誠極未安今後 四祖樂章只

用於永寧殿而宗廟自熙文隆化以下用之  
似不至於紊亂請問議大臣如其言右議政  
申欽以為宗廟樂章數百年沿而不改今不  
詳究其故而遽然改易甚不可也 上復命  
禮官議定禮曹又啓曰臣等更為之反復審  
商則太廟樂章不但載於樂學軌範亦詳見  
於五禮儀蓋初獻以熙文引入繹成引出而  
基命以下九章為一曲舞亞終獻以昭武引  
入永觀引出而篤慶以下九章為一曲舞是  
於各室通作一樂始贊 先德終贊 列聖



儒臣博考中所謂西漢只就功德茂盛處製樂是也 上復命諸大臣議左議政尹昉右議政申欽等以為 宣廟有光國中興之烈宜別撰樂章其餘並仍舊不改從之於是別撰重光一章序于貞明之下大猷之上時春秋堂上不能細考實錄未詳 世宗朝之雅樂變為 世祖朝之俗樂又未詳雅樂只迎神九成俗樂通迎神三獻皆各九成故不得已別撰添補焉○命禁諸宮家私自封殖及勒占民田之謬習從大司諫李植之言也○

秋七月慶尚道觀察使金時讓辭陞 上諭之曰本道近日俗習大謬移風易俗誠按節者所當勉也前日受任之人閔聖徽太急李敏求太緩卿須處之得中○備邊司啓曰平安一路自兵興以來專事武備未遑文教儒風掃地殆將十年不可無振作之舉今承旨下去時賚詩賦題以往設場於平壤府收券以還命官考試分等賞格便也從之○城南漢山南漢山一名日長山本百濟故都距京都東四十里天作保障迨變之後領議政李



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請築城遂命摠戎使李曙掌其事至是乃成移廣州邑治于城內以廣州田二千餘結屬之山城○九月命錄用故忠臣高敬命金千鎰後孫○命江華田稅捧留本府從李貴之言也○命今後禁以子證父以弟證兄以奴證主著為令○教曰寡昧忝位以來國內多事澤不下究拜將失宜逆豎逞凶罪在寡躬是以殲敵之報雖至致賊之咎實深無樂為君慚愧罔已上供之可減者大半減損以除民弊而昨見戶曹

啓兩湖之民獨未蒙惠噫彼民奚罪國事如此宜乎百姓之不我愛也兩道五結收布量宜蠲減使之均蒙實惠○大司成金德誠上疏言自經昏朝士習壞裂首善之地徒為爭奪之場上優批答之乃遣承旨宣諭于泮儒曰士有三死師生之分重矣况國之定為師表者乎大司成金德誠立節昏朝扶植綱常游心經典能通古今求之當世鮮有其倫而諸生俱以誦讀聖經之人不法古規不遵師訓不可謂之無所失矣仍命以大卮罰泮



儒各一器○冬十二月教曰老老尊賢為國先務時當歲窮年八十躋二品而兼有清操者賜衣資酒饌以示優異之意○命前大司憲張顯光自所在官給米豆饌物○命減京畿大同之半以荐經詔使及毓慶園遷厝之役也

**丁卯**五年春正月遣御史李敬輿等於八道辭陞上召語之曰御史如有不念國事不盡心力不察冤枉黜陟不公酒燕貽弊者則當永不齒朝列其各欽哉○命於麟山等地閒

曠處廣開屯田從管餉使成俊者之請也○上幸江華○二月上在江華命蠲本府田稅○夏四月上至自江華陞江華府為留後營○命置營將於諸道以宣廟朝頒降東伍事目參酌行之備邊司啓言兩西守令皆是武弁不必自京差送請令道臣參量軍兵多寡斟酌道里遠近擇守令中有守局者定為營將從之○罷平安道內奴復戶從御史李景義之言也○備邊司啓曰濟州人金萬鎰畜馬多至萬匹漢挈一山殆將半焉居



國之地食土之毛無非國家賜也雖十用其九未為不可况萬取千乎請令本州姑先以壯馬千匹上送以補軍用上命限四五百匹取用○秋九月命以襦衣五百領落幅紙四百張下送西邊軍卒歲以為常○冬十月橫城賊李仁居伏誅仁居光海時仕為翎贊至是嘯聚徒黨自稱倡義中興大將起兵奪取本縣軍器命以吳翮為江原道觀察使又命申景經柳琳李一元為討捕使領兵往討會原州收使洪寶率官軍馳往橫城捕仁居

父子及其徒黨以聞並拿致正法策寶等六人為昭武功臣命脅從之類并勿問○上悶朝綱携貳無所統屬命大臣檢飭六曹六曹檢飭各司使之聯合維持議政府啓言政府會坐之規廢已近百年不過方物封裹翰林取才時合坐而已因循流來之規今難猝變而目今時事日漸艱難 聖教若是丁寧臣等欲於每月二三開坐於政府令六曹堂上來參商確事務稍復 祖宗之故事 上可之○命勿獻三名日進上鞍具



**戊辰** 六年春正月柳孝立等謀逆伏誅孝立希奮之侄也光海時仕為承旨反正後竄堤川縣陰畜凶圖與光海時蔭仕人許道鄭沁等謀匿兵入闕為逆道前府使許禰從子也禰知其謀遣人走報於洪瑞鳳瑞鳳乃通於諸將相而賊犯闕之期在於明日領議政申欽曰事急矣即令捕將譏捕賊黨之匿跡入城者上聞鞫之盡得其情誅孝立等二十人錄許禰等十一人為寧社功臣○上聞承旨尹知敬病命內局製藥以賜○秋九月教曰舉

義以後凡御供幾皆減損而未及減者貂裘也西民凍死之時身服輕裘於心不安今年勿為進排 上又自宮中製襦衣百領以賜西邊將士之無衣者○命依 祖宗朝故事設武學教授印兵書以訓武士○復置各道監牧官初光海罷監牧官使守令兼察至是命復之以重馬政○選京外驍勇丁壯為御營軍以李曙為提調具仁屋為大將設為一局專管教訓其將士之供取諸地部

**己巳** 七年春正月前主簿李尚儉掘古井得玉



實以獻命賞之○刑曹啓言李克誠殺人當  
死其弟克明自言為首犯兄弟爭死 上曰  
死者人所共惡克明為其兄自服此實君子  
之所難而薄俗之所罕其原之以彰其善○  
陞喬桐縣為府設水營兼行府使事與江都  
相為犄角從金瑩之議也○命賜故贊成李  
直彥祭需直彥自 宣廟朝素著清白及其  
歿妻子饑餒筮臣金尚容以為言故有是命  
○夏四月 上親禴奉爵執事李天有誤觸  
而覆其爵 上命憲府擬律律差輕復命改

擬大司憲張維曰律無定文惟祭享條玉帛  
不如法者差近之今以誤毀大祀神御物擬  
律則不亦過重乎藉令他日有墜爵毀破者  
何以加其律也 上命用初擬律○命 宣  
廟朝卿宰年八十人並加資○諭諸道觀察  
使勸課農桑節用薄斂○閏月命贈先正臣  
成渾領議政時禮曹判書李廷龜奏言今日  
急務在於明教化而明教化之本又莫過於  
小學請廣印宣布 上許之又以作興之本  
宜先崇賢遂有是命○大旱命行祈雨祭理



冤獄修溝渠○以戶曹判書沈悅為賑恤使大臣領其事分遣從事官金光炫等賑飢民之就食京師者○上御朝講與筵臣論奢侈之弊曰先朝末年士大夫有以錦緞為表衣者人輒目之以悖戾故宰相亦不敢服近見張顯光衣冠儉樸可尚若士大夫人人如此則小民必慕效而不變矣○五月教曰自古仁政必先鰥寡孤獨况死節人孤兒寡妻乎其令該曹限秋成月致米粟以周其急○上親禱雨于社稷方祭而雨有司設幕進雨

傘並却之御衣盡濕○特拜金尚憲為大司憲上素知尚憲獨持風裁有是命○上聞領府事李元翼所居草屋數間不蔽風雨教曰為相四十年無一畝田園數口臧獲清白古所無也予之敬慕豈特功德其令該道營造正堂賜以布被素褥以遂所尚○秋七月命繕寫世宗朝所撰治平要覽以進○教曰為政在於得人安民莫如崇儉苟失其道何以為國予以眇躬荷祖宗之靈托臣民之上憂勤夙夜期臻治平而事與心違艱危



日甚用人之路漸狹奢侈之風不滅以曠職  
為高勤幹為俗數遷為榮久任為苟是皆寡  
躬不能建極之致也不矯此弊危亡無日中  
夜念之不能安寢噫進賢退不肖宰相之職  
也立賢無方任人以器兩銓之責也禁奢以  
公使民憚服憲府之事也盡職者登庸何憂  
乎國事之廢弛朋比者斥逐何患乎人心之  
不協方今國勢殆若西日漸退不進予甚憫  
歎惟我卿相其勿忽視更加惕念○罷吏曹  
郎薦法 上以銓曹弊風皆由郎官之專擅

命罷薦法以公正人擇擬銓曹難於猝變舊  
規以前薦中李昭漢趙綱羅萬甲擬望 上  
怒特罷郎應職於是銓曹以不預薦者崔惠  
吉尹榮為吏曹佐郎○命司藝直講以侍從  
兼差久任吏曹啓曰近來儒生絕無居齋者  
且大司成雖或極擇人望未久他遷何暇責  
其勸課之效哉今以司藝直講各一員極擇  
名官兼帶久任雖遷臺侍不改兼帶專意教  
導則庶有益也從之○八月 上閱武于慕  
華館先是 上謂李曙曰予欲於農隙親閱



京畿軍曙對曰京畿軍為一萬八千慕華館前地窄不能排陣且今閱習之規廢五行之陣專用戚繼光之法若用戚法必當連營其寸之優劣自上無以詳閱也 上命水原軍二千人先為召集至是試閱以訓練都監器械精利旗幟鮮明大將申景禎錫馬以獎之○九月命黃海道置武學二百人更迭立撥○上御經筵謂侍讀官趙緯韓曰兵者所以禦敵我國徵布之規甚無據矣緯韓對曰古無此規梁淵始創之也○冬十月濟州饑

輸粟二萬八千斛賑之○十一月大提學張維因事特補羅州命招三公六卿政府東西壁判尹會園新大提學政院啓曰前大提學遠在任所曾經大提學之人皆在大臣之位事異常規何以處之 上曰雖在大臣之位議薦未為不可也於是曾經大提學右議政金瑬薦鄭經世代維○十二月遣御史趙廷虎宣諭于北路時光海奸臣李爾瞻黨韓玉等謫居慶源誑誘土兵作凶書謀犯京闕事覺伏法以關北一道為國朝初業之基遣使



慰諭○汰戶工刑三曹郎官之冗雜苟克者命以文武極擇交差

**庚午**八年春正月命錄用故領議政李恒福後孫恒福當壬辰之亂扈 宣廟至龍灣力舉李舜臣獎拔鄭忠信其他隨才任用多恒福所左右贊成故議者論壬辰克復之功推恒福為第一及光海時廢母之論起恒福以領中樞府事得風疾卧郊收議忽到恒福扶起奮筆書曰誰為殿下畫此計者春秋子無讎母之義况為後也妻者是為白也母誠孝之

重夫焉有間為今之道體舜之德以孝烝烝回怒為慈臣之望也竟以此竄北青以卒至是慈臣鄭經世以為言故有是命○夏六月命凡刑獄公事雖昏暮之後即令入奏無留滯○秋八月 上御晝講謂慈臣曰昏朝之臣無愛君之心有患失之慮其時朴承宗身居首相或有可言者自謂此事上必不從言之無益人臣苟見其君之過則豈可諉以不聽而不肯言乎承宗阿諛苟容如此終至於國家覆敗而其身亦不能獨全果何益哉皆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五  
對曰 聖教及此國家之福也○九月 上行夜對于興政堂承旨尹煌至堂李景會崔有海史官申昞等入侍將退命宣醞以荷葉盃行酒煌辭以不能飲 上曰觀其執卮可知能飲勿辭酒五行有海辭以恐失禮 上曰 世宗朝酌不過三盃故諸臣未嘗失禮至 成宗朝學士醉倒不能出此亦風流美事也於是諸臣扶醉而出夜已三鼓矣○ 命中外孤寡人子女不能婚嫁者依 成宗朝下教官給婚需○上聞左叅贊洪瑞鳳等

設宴壽其親命賜樂一等各賜雪綿二斤○ 冬十一月遷奉穆陵陵初在健元陵西岡至是移奉于健元陵第二岡 上服總行望哭禮于崇政殿至下玄宮日停朝市減畿內田租○保寧縣監崔振溟為政過剛邑人偷鄉校位版焚之禮曹啓請推考教曰近來人心不古守令有盡心國事者邑人或投棄其祖先神主或燒毀聖廟位版百計圖遠若此不已則列邑何以措手足其勿推考特賜表裏一襲以褒其盡職○十二月以隆寒遣承旨



國朝實錄卷之五十五  
考典獄署囚人以徵債被繫者多 上乃教  
曰比來各衙門債錢都民計朔取息不但事  
體乖損因徵之際怨讟必深不禁此弊則貧  
民有蕩折之慮囹圄無空虛之時今後各衙  
門債償之弊一切禁斷

辛未九年春正月 上聞兵曹參判李命俊率  
教曰命俊盡心國事有意格王不幸卒逝予  
甚惜之其令該道給石灰及造墓軍以表其  
忠尋贈左贊成錄用其子孫先是命俊多以  
宮禁事進諫言人所難言故 上教及之○

二月命釋崔現於獄時沃川人趙興賓上變  
告權大進等謀逆狀鞫治之辭連於現 上  
曰現頃年夜對論予處置之未善力爭不已  
予始頗厭苦後覺其真能愛我是豈負初心  
者乎遂命釋之○江陵集慶殿火 太祖真  
殿也 上素服率百官三日哭行慰安祭於  
宗廟遣官江陵設位亦行慰安祭移模濬源  
殿影幘奉于新建殿宇○宴靖社一等功臣  
金瑩等于萬象樓○夏五月旱 上親禱雨  
于南壇命該曹講求恤貧困伸冤抑甄賢能



凡諸便民之事以聞○頒三綱行實于八道

○秋七月陳奏使鄭斗源回自京師獻西洋

火砲焰硝花千里鏡自鳴鐘紫木花及諸圖

書等物上以其志在禦敵特加一資因諫

院啓還收鄭斗源先來狀啓曰西洋國去中

即利瑪竇之友嘗在其國製火砲以滅紅夷

毛夷之作梗者尤精於天文曆法到廣東請

以紅夷砲討虜師以賓帝嘉之監修曆亦全用

于登州軍門待以賓師致天監修曆亦全用

若漢之言一曰若漢來見臣時年九十七精

神秀麗飄飄然若神仙中人臣願得一火砲

歸獻若漢即許之並給其他書器列於後

治曆遠鏡一冊天文略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一冊西洋國風俗記一冊鏡說一冊瑪竇方書

大鏡疏一冊天文圖五幅紅夷砲題本幅一千里廣數  
兩幅萬里全圖亦能於百里外看觀一敵陣中  
一部窺測天直銀三四百兩云日晷觀一敵陣中  
細微之物四方定日一月之不用火繩以火石擊  
時刻定四方定日一月之不用火繩以火石擊  
十兩火自發我砲國鳥鏡二放之間可放四五  
次捷疾如神焰硝花即黃焰之職上者紫木  
花即綿花○城江華府儲糧餉教曰江都雖  
之保障城池兵餉俱無可恃宰臣中有才有  
曰保障城池兵餉俱無可恃宰臣中有才有  
誠如李曙者授以勾管之任先備十萬石糧  
餉且改築邑城及甲串城令軍器寺及訓鍊  
都監助備器械以為臨戰之用今年三名日  
各殿進上方物移送戶兵曹亦出數百同綿



布以為辦餉之資沿江四面各造大倉以便  
糶糶○賜摠戎使李曙奴婢鞍馬先是曙既  
築南漢山城募民屯田穀至累萬石器械俱  
足故有是命○八月副提學李敬輿等上劄  
指陳 上躬闕失言甚切直 上優批嘉納  
各賜廐馬以獎之○城鐵山之雲巖山從副  
元帥鄭忠信之請也又城雲山之龍角山從  
雲山士民等之請也○分遣御史尹榮沈演  
率啓榮等于三南試武士論賞有差○命選  
專經文臣每年春秋試講○命刊故參判崔

豈文集校書館啓曰豈以文章鳴世近代文  
人可傳於後者無如豈而遺稿散落將至泯  
滅人皆歎惜朝臣等方相議鳩材用活字鋟  
印書成後亦宜備睿覽也 上可之○冬十  
月命頒經書諺解于西北兩道

**壬申**十年春二月命八道申明鄉舉里選之法  
從吏曹之啓也○夏五月尊 定遠大院君  
為王上謚曰敬德仁憲靖穆章孝廟號曰元  
宗連珠府夫人為王妃上謚曰敬懿貞靖仁  
獻改興慶園 王妃陵初稱毓慶園合寔  
大王陵後並稱興慶園 為章



陵先是追尊 大院君時李廷龜鄭經世張  
維趙翼謂當稱考別廟綾原主祀吳允謙金  
長生謂當稱伯叔父別廟綾原主祀而李貴  
俞伯會朴知誠則皆以稱考享宗廟為正及  
府夫人薨講定服制議者欲從為人後者降  
服本生母之制崔鳴吉上劄言 大院君  
宣廟之子而 殿下 大院君之子一朝無  
端自托於為人後之例而降其父母則父子  
祖孫之倫顛倒失次豈非人倫之變乎竊考  
往籍晉簡文帝以孫繼祖而其父則元帝也

唐宣宗以叔繼姪而其父則憲宗也漢光武  
以疎族繼統托於為人後之義稱考於元帝  
然光武於元帝其實姪行也與凡桓帝之於  
順帝靈帝之於桓帝亦皆姪行故有稱考之  
處以從孫立者唯一漢宣帝不可以祖為父  
於是大臣魏相建議以史皇孫為考而昭帝  
為祖既後昭帝又考史皇孫雖無兩考之失  
亦有二本之嫌故先儒或以為非或以為是  
乃曰當俟通儒至今在於疑信之間明建文  
帝亦以孫繼祖追尊其父為興宗而當時學



士如方孝孺者亦無異論其他以藩王入承  
祖統者不可殫舉而皆繼伯叔父之後故祖  
其祖不得父其父祖其祖父其父而父非嫡  
嗣者上下數千年獨 殿下一人而已追崇  
之不可已章章明矣貴亦屢上章請舉追崇  
之禮至是 上教禮曹曰頃者一二大臣數  
三卿佐不知 宣祖無子而有子寡人無禰  
而有禰幽明並輝情禮俱盡而牽合不近之  
文謬主非禮之議或以勝為賢或以默為能  
拘於橫議十年不悟有忘父稱祖之譏此由

予不孝也令禮官議定俾無未盡於是禮曹  
覆奏大臣獻議遂舉追崇之禮復用 成宗  
朝例遣洪鬻李安訥等如京師奏請封典○  
六月 大王大妃金氏昇遐初 大妃寢疾  
上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及 大妃薨將移  
奉殯殿於慶德宮有司進小輿 上曰非禮  
也却不御步隨之○冬十月葬 仁穆王后  
于惠陵○命仁嬪金氏祠宇祭需及守墓軍  
一依德興大院君例施行仁嬪即 宣廟嬪  
御而 元宗私親也○十一月城義州白馬



山

**癸酉**十一年秋七月諭諸道觀察使曰朝廷不講安民之策久矣暴吏之徵斂弊政之橫生生民之受病固為多端若不及時拯救無以為國而外方民弊有難一一的知卿其採訪民瘼小者便宜變通大者條奏于朝然言弊而不言採亦涉空言其熟講以陳○雷震仁政殿柱上避殿減膳理冤獄下罪已教求言中外名大臣諸宰三司問以修省之策○九月吏曹啓曰初仕生進外 祖宗朝設考

蔭取才之法 宣廟朝又立銓曹郎薦之規 癸亥初吳允謙為銓長訪問京外學生有才行者抄錄啓下名曰幼學抄選與生進蔭才相參擬望今用之已盡請本曹堂郎更為會同相議以備擬差從之

**甲戌**十二年春正月命杖配李文雄先是逆适之亂青興君李重老戰死猪灘适將李守白取重老首邀功于适及适敗走利川守白以斬适歸順償其死至是重老之子文雄斬守白頭詣闕請死 上議于大臣大臣吳允謙



金塗等引梁成安樂之子京雋我朝申漸之  
子用既事以證之曰不斬守白者一時慮後  
之計也子復父讎者萬古經常之義也豈可  
以一時慮後之計傷萬古經常之義乎 上  
命原其罪只令杖配○秋八月量田于忠清  
全羅慶尚道○始定蔭官限年入仕之法以  
生進年三十學生年三十五以後許擬蔭仕  
且命銓曹擬望時區別文蔭武以啓○閏月  
祔 元宗大王于太廟奏請使洪贊等至京  
師 皇帝賜謚恭良遣使頒誥命 上教曰

廟無禰位國有二廟於禮未安於義無據且  
皇朝封典既降其令禮官考例舉行於是禮  
曹引 成宗朝 德宗大王入廟之例行祔  
廟禮受賀頒教大赦

**乙亥**十三年春正月奉 成宗大王于世室先  
是禮曹啓言祔新廟之後 成宗當祧遷然  
成宗定五禮之制述大典之文制作之盛俾  
於 世宗深仁厚澤遂致太平民到于今歌  
詠不衰誠當廟食百世宜遵光武追尊宣帝  
之故事奉為世室永不祧遷 上深然之至



是命以 成宗廟定為世室禮曹以告廟頒  
教古無可據之禮請議于大臣大臣等皆以  
為當告廟頒教也 上從之○二月罷常平  
廳從戶曹判書崔鳴吉之言也 上以飢民  
賑救之資不宜他用命以本廳物貨買米儲  
置為他日賑資書啓其數俾不得擅用○秋  
八月 上幸學謁先聖以時原任大臣皆病  
命官不備退行試士○命平安道定州龜城  
龍崗三邑以文臣交差從備邊司之啓也又  
命咸鏡道六鎮守令以文官交差從觀察使  
閔聖徽之請也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五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

仁祖朝三

**丙子**十四年春正月命蠲畿內今春大同米以  
 畿民役煩也○夏四月教曰國之治亂係於  
 君一言雖微興喪判焉幽獨雖深不謹則彰  
 予用是懼不敢荒寧而氣質庸下學力蔑如  
 聽言觀眸不識賢邪臨事揣度不辨是非歲  
 月久怠心生者老亡敬畏弛出治之源不得  
 其正無恠乎人心之潰裂國家之將亡也今  
 天譴告不啻耳提面命繼自今欲改過遷善



上答天譴下慰民心惟我臣隣毋曰不可有  
為亦宜各新乃心一變舊習務盡誠實期於  
共濟三司則繩愆糾謬吏曹則無私無黨戶  
曹則節用祛弊禮曹則勸課學業兵曹則獎  
拔人才刑曹則慎恤無冤工曹則修舉廢墜  
凡百庶司無廢厥職朝廷一正四方風動古  
人云為君難為臣不易上下各自惕厲轉危  
為安○五月命錄用先賢及清白吏子孫○  
命戶曹釐正都民弊瘼○修撰金益熙上疏  
略曰易發難制惟怒為甚發而不中為害最

大 殿下聖質純粹從事於澄治亦已久矣  
而發之於言語酬應者絕無和平底氣像此  
殆涵養本源之功有未至而然也噫繩愆糾  
謬使上下無過者是三司之責而三司不知  
此義惟以苟容為事宜 殿下慨然於此時  
加激勵然使三司至此者亦 殿下有以致  
之也 殿下樂逢迎而憚違拂喜軟熟而厭  
果銳顯示好惡於用捨之際是以臺閣風采  
日就委靡惟以抉摘細微掇拾陳腐為應文  
塞責之地伏願痛自懲創至誠采納廓開言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  
路砥礪濯磨以裨聖德之萬一焉 上優批  
嘉納特賜熟馬以獎之○教曰為治之要在  
於得人致治之務急於求賢念人才不乏於  
世而求賢之路未弘使賢者抱關擊柝隱者  
惟恐不深為今之道莫若廣求賢能以代天  
工如持身方正有德行者潛心義理有學術  
者不畏強禦奉公剛果者勇智過人可以制  
敵者氣節敦確可以直諫者通達世務處事  
明敏者其令在位文武官各舉所知又令諸  
道監司搜訪啓聞於是文武三品以上各薦

二人○教曰旱暵之餘水災甚酷哀我民斯  
大命近止為人上者不可以口腹煩民不可  
以無策束手諸道物膳及供上紙並限年停  
罷被災處賑之政商確稟處○六月教曰  
王者以安民為本安民不越乎輕徭擇吏而  
識鑑不違國家多事事不如意民未蒙惠每  
遇水旱風霜未嘗不覲面疚心予之所仰成  
者卿相所共理者方伯閫帥守令繼自今守  
令律已以簡奉公以誠愛民如保赤子邊將  
盡心戎務撫養士卒以副予仁恤軍民之至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六  
意其有廉謹者予用漢賞而擢拜公卿或有  
貪虐者予施齊刑而投諸鼎鑊令諸道監兵  
使務求實效勿以違道干譽為善治勿以侵  
軍備械為盡職○選清白吏金尚憲李安訥  
金德誠金時讓成夏宗等五人○秋八月省  
宦寺宮女之數減闕內外柴木之費共綿布  
九百三十六疋從大司諫尹煌之言也○冬  
十月 上謂金瑩等曰今在廷諸臣多光海  
時立節之人然世道日下用賢無效此非臣  
隣之罪乃寡人不辟之致願聞闕失以補不

逮也瑩對曰 殿下聰明出天故有察察小  
事之病又喜怒徃徃失中此非但有妨於政  
事亦非願養心神之道也 上曰切中予病  
也嘉納之○大提學告缺議薦李植進秩為  
大提學藝文提學趙翼以植資級在已下文  
書座次俱有呀妨乞解提學及同知館事事  
下吏曹吏曹覆奏言大提學提學無會坐之  
事請只適同知館事從之○十二月 上幸  
南漢山城

十五年春正月 上至自南漢山城○二



月諭三南嶺東備送農牛穀種於畿甸兩西以濟其急○夏五月命禮曹定百官章服婦女服色之制禁其華侈者○右議政崔鳴吉上劄略曰朝廷者四方之紀綱大臣者人主之腹心臺閣者人主之耳目使股肱耳目各職其職者乃腹心也然以國家近規觀之雖才如管葛望如王魏恐無展布之路也何者署事罷而大臣失其職郎薦作而兩銓失其職避嫌起而臺閣失其職 殿下不欲為治則已如欲為治此等謬例宜在變通署事之

規中廢已久誠難猝復亦須稍加裁酌今之備邊司即宋朝樞密之制而權設之地事多苟艱臣謂易其稱號如古者中書樞密而有司堂上擬望受點有實職則稱兼帶無實職則為實職其他堂上亦於政目下批則體統尊而事有法度既無權重之嫌又無地輕之歎而國事可濟矣本朝大小除拜皆出於銓長獨吏兵郎官使郎官自薦而堂下清望除拜皆出郎官之手故銓郎權重視為必爭之地此乃黨論之根柢也 宣廟深惡此習特



命罷之而弊風未盡雖無郎薦之跡實存郎薦之規若不痛革此規則黨論無時可息朝著無時可靖矣古者臺閣各自言事人人得盡所懷而忠佞枉直易於辨別今者臺閣論一細事必求僉同一有不合避嫌蜂起使不得遂其見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獨於臺閣何可責其無纖毫過差乎惟不得不避嫌者有二焉或上有嚴旨或被人顯斥則陳情求退以俟公議公議既許其出則不必再避也今日所陳乃是變通謬例不過一號令之

間惟備局一事頗涉重大而不如是則萬無匡濟之望願以臣言下廟堂令政府六曹三司長官合議處之上嘉納○六月命任統主管檢飭三南舟師○秋七月起復張維為右議政維上疏乞終制凡十八疏上乃許之○八月領議政金瑬有罪削爵從兩司之請也○冬十月設文武科試取扈從人上御敦化門賜文壯元鄭知和武壯元崔嶸貂帽時武出身六千五百餘人訓鍊都監砲手半之皆以名編卒伍為寃於是別設七局以



砲手出身隸焉名曰局出身置別將領之  
上御後苑試出身砲藝出身等皆以舊業為  
恥不肯就試兵曹判書李時白身先願試士  
皆樂赴 上賜時白廐馬以獎之

**戊寅**十六年春正月同知中樞府事李敬輿上  
疏言聞慶之北鳥嶺之東有一山城名曰御  
留或云麗祖駐駕之所濶狹比南漢十分之  
九險固非南漢之比中可容四五萬衆一二  
萬戶東連大小白北通月嶽西接華山俗離  
德裕智異宜築城以壯關防也命道臣備局

議募僧建寺徐定築城之策○義州府尹林  
慶業受暇入京將還任 上召見謂曰卿為  
國勤勞愛民如子予庸嘉乃特賜內廐馬○  
夏四月命廟堂選可任將領者邊以震等二  
十三人召置京師○秋七月吉州牧使崔有  
海進西銘淺見賜虎皮以獎之○時廷議數  
請久任監司 上曰得其人則善矣不得其  
人則任愈久而弊愈多聞中朝用九年箇滿  
之法以我國紀綱周年之法猶難遵守况九  
年乎曾遣御史廉察守令則無勢武臣必陷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一  
十一  
於罪文官無一人見罷者文官豈皆善治武  
臣豈盡貪汚也惟在銓官之擇守令耳○八  
月先是李元翼請行三道大同法只行於京  
畿嶺東其後權盼觀察忠清取元翼之法平  
停一道田役劑為絜法籍而藏之至是忠清  
道觀察使金堉見其籍歎曰裕民之道其在  
是乎乃推演其法益加詳密馳啓言大同之  
法切於救民臣總計道內田結每結出綿布  
一疋米一斗則進上貢物本道雜役皆在其  
中而更無催徵之弊請令廟堂議處 上特

命行之竟以議不一未果行○冬十一月  
上御晝講喟然歎曰自古國之將亡必有黨  
論人君能修德則可無此弊乎知事南以恭  
曰國家之害無大於此蓋其以是為非以非  
為是故自有黨論以後朝廷無真是非 上  
曰然兵亂有可定之期朋黨無可定之日其  
害甚於水患軍旅 宣廟幸龍灣有詩曰痛  
哭龍灣月傷心鴨水風朝臣今日後寧復更  
西東為人臣者見此詩而弊習日甚世道良  
可慨也



已卯十七年春三月命李元翼吳允謙子孫可堪百執事者授職○上幸學謁先聖試儒生于明倫堂試武士于下輦臺○章陵火 上變服避殿減膳百官素服三日遣重臣行慰安祭○命諸道恤鰥寡孤獨賑饑餒埋醜骼頒救荒撮要於中外○夏四月 上謂蕪大司成李敬輿曰予欲使多士恒留泮宮其道何由敬輿對曰古有求仁志道養蒙之齋以分科教士今亦略倣此意三科各以二十人為額四學置五人并八十人令聚館學分處

三齋豐其廩食則養士之道得矣仍條陳其節目 上命備邊司覆奏行之備邊司覆啓曰京中則令禮曹抄擇其志學而有行者無拘多少外方則八道監司抄擇其一道中有才者無論生進幼學慶尚全羅忠清道歲各貢五員其餘道各三員陞之于大學使知館事以下相與輪回講論間以製述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次第登庸至於別勸獎則或命製述或命殿講講書時不務慣誦取能通文義優者直赴殿試次直赴會試或給分如其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言○禮曹啓曰立教當以小學為本今以小  
學試士遍講四卷精通文義者依陞補例取  
十人許赴會試從之○上御春塘臺試內禁  
衛射砲居首者陞資其次邊將除授又其次  
賜弓矢兒馬綿布有差仍教曰此地便於試  
藝今後春則二三月秋則八九月試射砲定  
為恒規○上御朝講領事崔鳴吉奏曰大綱  
大法當遵守先王之制而其可以變通者必  
隨時更張 上曰自作聰明輕變舊章自古  
非之鳴吉曰不然此智慮不逮徒欲更張之

謂也若使 祖宗當後世之弊則亦必更張  
乃已况今大典之法廢而不行請令六曹漢  
城府堂上與其郎僚講習如或有廢而不舉  
者稟旨申明 上曰善鳴吉仍請癸亥以後  
受教及承傳之散在各司者裒集刊行以倣  
成廟朝頒前續錄 中廟朝頒後續錄之例  
從之○五月大旱 上下教求言審理京外  
罪囚親祈雨于社稷明日乃雨○秋七月御  
營廳啓請本廳軍以一千一百餘人為一番  
間三年一上番以為定制 上可之○分遣



御史鄭致和等庶察諸道洪茂績以蔭官預其選○命以綿布四千疋綿花一千五百斤分送於咸鏡南北道令節度使給其軍卒以備寒衣○上謂李時白等曰當國家無事之時尚且培養人才況今國勢漸艱乎宋高中興專賴人才曾在 宣廟朝宰相盧守慎薦權慄李舜臣亦可謂知人矣大才未嘗不自尋常中出若但取才貌伶俐者則安能辦得事業也○冬十月修茂朱縣赤裳山城以茂朱錦山龍潭鎮安長水雲峯珍山等七邑屬

之本城以僧為都摠攝協守之從巡檢使朴潢之請也○修江華摩尼山祭天壇○慶尚道觀察使李命雄請行大同法許之○十二月遣備邊司文郎廳檢飭三南戰船從本司之啓也○建祠于江華摩尼山祭山神

**庚辰**十八年春三月懷安大君芳幹之後居瑞山邑守以屬籍已絕隸之賤役 上聞之教曰 宣廟嘗教以此人等皆我 太祖子孫今日羣臣當以 太祖之心為心此誠今日之所可仰體者也命即蠲免○夏四月江華



史庫實錄逸於兵燹者四十七冊春秋館以  
為言 上命詞臣及兼春秋二十頁分授改  
撰以補闕遺○秋七月特除洪茂績為司諫  
大臣銓曹以非古例為言改授同副承旨○  
八月正言朴長遠因月課製進及哺烏詩有  
曰士有親在堂貧無甘旨具林禽亦動人淚  
落林烏哺 上曰長遠有父母乎政院對以  
有偏母 上曰情見于辭令人感動風樹之  
悲古人所傷其令該曹優賜米布

**辛巳**十九年春正月江原道觀察使請得庚辰

條鹽船稅布以充賑資戶曹防啓 上特許  
之○命京外男婦年八十以上及篤疾者賜  
米有差○大提學李植上劄曰我東文物人  
才莫盛於 宣廟之世雖守義遘亂既崇而  
圯天心克享邦域再奠斯莫非聖人殷憂之  
所啓而簡策所載宜莫詳於此時不幸廢朝  
間之竒自獻為摠裁而李爾瞻朴槿等專任  
修撰陰削舊錄自加誣筆是非名實莫不顛  
倒至其末年所書則敢爾滓穢日月之明掩  
蔽天地之大與章蔡之誣宣仁同一姦軌尤



非臣子所忍言也癸亥反正之初李晔光任叔英等即請修正聖旨允俞而國家多故有司惜費因循忽忘以至于今每經變亂則史庫遺文及野錄家傳之書湮滅殆盡今又老成掌故之臣死亡廢散在朝者無一二若更數年則如臣等亦次第就木耳目聞覩便成異代而誣史遂行矣豈非臣子無涯之痛哉及此野言家錄未盡散亡委定文學博古之臣堂上堂下三四負皆以實職兼春秋而大臣領其事就一閒處開局首先訪求士大夫

家所藏記錄而外方則以都事兼春秋博訪民間聚集上送取其不謬乎是非名實者以為一類又取名臣善士碑誌狀傳各做司馬光百官表朱子名臣錄以為一類又取先朝名臣大儒文集有關於典章者依祖宗朝當時著述並藏史庫之例一體付傳則庶幾一代典刑尚有徵於來許也 上命議大臣皆以植言為是崔鳴吉又請專委植在家撰集曰若欲參討則藝院僚屬可與同事至於書役則槐院玉堂又是所管擇其中能書



臣事寶鑑卷之三十六  
者分手寫完且可省負役廩料之費也命如其言植遂上劄固辭春秋館啓請就一空字與僚屬會議速完上可之○夏四月大旱審理命賊吏雖當大需勿宥○教政府曰舉賢良恤貧窮乃古昔拯災之道國家無事之時猶當甄收况於今日乎振拔淹滯俾無沈鬱之歎則人心悅而天怒解矣○五月靈光人李喜熊上疏獻治平十六策一曰修實德二曰置賢相三曰近正人四曰廣言路五曰崇學校六曰重師儒七曰敷教化八曰公銓

選九曰設薦舉十曰嚴考課十一曰保民生十二曰審刑獄十三曰辨上下十四曰選將帥十五曰正紀綱十六曰修馬政喜熊時年八十上曰耆老善言禮宜崇報特授通政階○六月全羅節度使黃緝辭陞上引見問卿何以得至此乎對曰臣曾為李曙編裨曙薦臣至此也上曰曙為國竭忠卿能一如其人則予何憂哉近者湖南多災卿其撫恤軍卒使之親上死長○秋七月平安道觀察使鄭太和請依開城府例別設陞補於本



道許之○八月光海君卒于濟州計聞 上  
輟朝進素膳三日凡奠獻之具令本官精備  
本道觀察使進住海岸檢飭諸事遣都承旨  
韓亨吉致祭禮曹參議蔡裕後偕中官往護  
其喪葬用一等禮賜光海女子以田宅減獲  
俾主其祀

**壬午**二十年春正月承文院啓曰文臣之朔製  
月課寔我 祖宗右文作士之盛意而至  
宣祖朝又選文官之有才者名以槐院製述  
官或稱別知製教時命製述考其能否今宜

限通政以下隨才博選常加勸課以遵 先  
朝培養之方從之○二月日本國為其祖求  
福新建社堂於日光山家康廟旁窮極華侈  
遣差倭平幸成願得宸翰及詩文為扁額誇  
耀國中流傳萬世 上不欲孤其望乃命義  
昌君珖寫額曰日光淨界李明漢作序李植  
作銘吳竣書之金塗崔鳴吉洪瑞鳳申翊聖  
李聖求金蓋國等作詩以賜之○三月饑賜  
一品祿於臨海順和仁城三王子夫人以為  
式○夏四月藝文館主薦無人命以曾經史



職者別兼春秋使之應薦

**癸未**

二十一年夏五月以李浣為三道統禦使特加一資教曰朝廷設統禦營意非偶然卿其勉之使得力於緩急○地震 上引見三公備局堂上問弭災之策大臣請行解恠祭上曰文具也何益之有當今急務不外於得將大臣薦申景禔李浣 上曰古人有見賤於鄉里而一朝崛起能成大功者又有時望素重而不能成功者不可徒取一時之名也兵曹判書李時白言有金體乾者臨事不避

可屬一面嶺南朴敬祉湖西金汝水亦不可得者也 上曰弓馬末也智略本也則足為帥者豈藉馳射之力○平安道觀察使啓言清北儒生頗有向學之心請擇本道文官為教養官且印頒經書俾得培養作成 上從之命頒經書各十件○吏曹判書李景曾奏曰 先朝實錄今將修改宜令大提學李植偕往於檢閱沈世鼎曝曬之行考見實錄焉上可之○冬十一月通信使尹順之趙綱等回自日本刷還壬辰被擄男女十三人 上



命本道給衣食有親戚生存者亦並給糧○  
上謂筵臣曰古者是非公故士大夫行已無  
不畏慎今也是非混淆私意太勝附已者雖  
貪鄙而推獎恐後異已者雖廉簡而攻斥是  
事豈不寒心曾聞先朝雖降叙命該曹必  
審其人罪累之輕重而乃敢注擬今則不然  
雖陷於賊汚者今日叙用明日擬望此可見  
古今之異也○命禁中外乘喪嫁娶者

**甲申**二十二年春正月以癘疫方熾分遣近臣  
禱于名山大川○三月沈器遠謀反伏誅器

遠貪婪無能徒以靖社勲仕為左議政兼守  
禦使大司憲洪茂績屢欲彈劾同僚皆畏器  
遠氣焰不應之於是茂績奮然避嫌歷數器  
遠貪縱負國之罪上遂免器遠相輿論莫  
不快之至是器遠潛蓄異圖以其腹心壯士  
雜置扈衛外結廣州府尹權滄連謀不軌禍  
機甚迫其幕下黃滙李元老等密告凶謀於  
訓鍊大將具仁屋仁屋夜馳赴闕下部分將  
校譏捕賊黨器遠率其徒欲作亂仁屋叱麾  
下壯士縛器遠及其徒十餘人鞠誅之策仁



宦等八人為寧國功臣○秋七月東陽尉申  
紉聖進所纂東史補編九卷 上嘉獎命刊  
行○八月慶尚道觀察使林潭啓曰東方書  
院始於嘉靖年間初不過十俱聞於朝及萬  
曆以後廟宇比邑相望競相誇詡尊賢尚德  
之意轉成私黨朝廷莫之問官吏不能禁誠  
為寒心中朝儒先名臣合在祀典者督學按  
察必先報聞然後方許立祀今後凡係新創  
書院一道通議呈書本官放報監司轉稟朝  
廷得準乃許俾無私自乖爭之弊從之○執

義金益熙進封事曰得賢才曰清仕路曰嚴  
賊法曰擇守令曰行大同曰修兵制曰謹祀  
典曰恢公道曰崇道學 上嘉納○冬十一  
月以宋時烈宋浚吉為持平

**乙酉**

二十三年秋七月羅州牧使李更生為官  
吏梁漢龍等所刺殊死不絕全羅觀察使尹  
鳴殷以更生積失人心致此變請罷其職  
上曰賊徒未鞠先罷守宰適中其心命勿罷  
遣敬差官張應一鞠其黨并誅之○八月命  
減外廐馬三十匹以歲歉也○九月冊 鳳



林大君為王世子先是昭顯世子卒 上以大君夙有令聞且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乃詢于大臣及卿大夫而定策焉 世子仁孝豁達自在潛邸國人延頸至是正位貳極中外大悅 王世子上䟽辭 上降手批以答之曰子志先定詢謨僉同惟汝之賢爾毋固辭敬守道心後 上從容謂世子曰向者答爾之䟽有曰敬守道心此上古相傳之心法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十六字修身治國之大要不外乎是爾其

講究精一之理力行執中之道世子起而拜命○冬十月召前承旨金集不至集長生之子為人溫粹精明檢身以禮嘗以執義入朝擢承旨既而辭歸至是乃召

**丙戌**二十四年春正月湖西賊柳濯等謀反伏誅濯與權大用等聚黨謀逆尼城吏李碩龍上變告命三南監兵使發兵追捕悉誅之降公州牧為公山縣革連山尼城恩津合為一縣名以恩山改忠清道為洪忠道○三月以金尚憲為左議政尚憲上劄請博選方正篤



學之士不拘科目別立官號以輔儲君 上  
令廟堂覆奏廟堂請倣宋朝故事通政以上  
稱贊善通訓以下稱翊善參下官稱諮議從  
之

**丁亥**二十五年春正月刑曹判書閔聖徽捕兩  
大君宮奴之犯法者各十八人啓請全家徙  
邊從之○夏六月輔德趙贊進書筵備覽一  
卷 上命下東宮賜虎皮獎之○秋七月京  
畿江原道大水命移江都南漢米賑之○八  
月命內外東西班三品以上歲薦可任守令

者三人或不勝任薦者同罪著為式○冬十  
月移全南道年麥一千斛賑畿內飢

**戊子**二十六年春閏三月預頒百官夏等祿以  
前年歉荒也○命移茂朱龍潭錦山等邑田  
稅儲留于赤裳山城以備緩急從全南觀察  
使李時楷之請也○夏六月禮曹以今歲稍  
豐請復諸道朔膳及三名日方物之封進  
上許之○秋七月以周禮八十件頒賜廷臣  
以周禮切於治法也○左議政李景奭進燕  
閒要覽 上曰毋負卿意也○八月禮曹啓



言杜氏通典文獻通考等書甚有裨於儀文  
考閱請令戶曹給價於節使之行從便買來  
許之○成均館啓言故事監試初試坼榜之  
後知館事以下相議開坐稱以大輪次聚儒  
生之未中選者試以詩賦以優等十人報禮  
曹入啓直赴生進覆試蓋慮有遺珠之歎也  
今請遵此例試取從之○冬十月命召贊善  
金集翊善宋時烈諮議權認並乘駟上來○  
十一月備邊司啓曰刑杖之用各有其制訊  
杖有輕重之式笞杖有大小之別如或有違

法者則繩以重律 祖宗成憲若是之嚴而  
近日法紀墜紊為官吏者以刑杖為飾怒之  
具邊遠之邑此習尤甚請飭中外使遵舊式  
從之○十二月命錄用故儒臣金長生張顯  
光朴知誠鄭經世等門生子孫之有才行表  
著者

**巳丑**二十七年春二月 上御仁政殿冊 元  
孫為王世孫受百官賀除諸道方物禮曹請  
依大明會典皇太孫冠禮後百官賀禮之文  
百官詣時敏堂行賀禮於 王世孫 上命



國朝實錄卷之三十六  
權停○三月命備邊司選儒將七人洪慶厚  
成楚容洪重普申颯奇震興李禮柳滄也又  
選武臣不次擢用者崔廷顯柳赫然等十人  
○先是豐基郡人秦開朴之英徐泰一等上  
疏言 穆祖考妣陵寢在於三陟府黃池蘆  
洞中三陟奉化旌善等邑之人往往有指點  
言之者疏下禮曹議于大臣先令慶尚觀察  
使率秦闢搜尋次遣禮曹參判許啓同驗果  
有馬鬣封三面石址如墻者而終未得標識  
遂命本官修墓置守戶○王世子以弼善沈

大孚即舊時師傅也令侍講院議其禮貌於  
該曹該曹言尊師之道雖重今既為官官則  
不可異其禮貌也 王世子如其言○夏四  
月禮曹判書趙翼進所著困知錄 上賜阿  
多介以獎之○選文臣年三十五以下使專  
治一經每四孟朔十一日為殿講考其能否  
修故事也與選者凡三十有五人○賜二品  
以上及近侍臣小學各一部○五月 上有  
疾不豫諸臣請設侍藥廳以有弊不許大臣  
承候於卧內必冠帶而見之是月丙寅 上



昇遐于昌德宮之大造殿都中士庶奔走赴  
闕下號哭填咽街巷遠近童甫來哭者不絕  
於途窮鄉僻村愚魯之氓亦莫不號慟如喪  
考妣 王世子即位羣臣議 上德行功業  
上謚曰憲文烈武明肅純孝廟號仁祖

國朝寶鑑卷之三十一



